

23

作品集

金庸

天龍八部

叁

金庸作品集

23

天龍八部

叁

广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龙八部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37-1

I. 天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197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78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敬告读者

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本等违法行为, 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, 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。

1. 请拨打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,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井键结束。
2.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 18183150 即可。
3. 网上查询 www.macs.com.cn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 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門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 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。

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

邮编: 510121

电话: 020-22377209、83780169 (白天) 13570022400 (全天)

传真: 020-8378016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, 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。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。

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

当下俩人折而向南，从山岭间绕过雁门关，来到一个小镇上，找了一家客店。阿朱不等乔峰开口，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来。那店小二见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，兄妹不似兄妹，本就觉得稀奇，听说打“二十斤”酒，更是诧异，呆呆地瞧着他们二人，既不去打酒，也不答应。乔峰瞪了他一眼，不怒自威。那店小二吃了一惊，这才转身，喃喃地道：“二十斤酒？用酒来洗澡吗？”

阿朱笑道：“乔大爷，咱们去找徐长老，看来再走得两日，便会给人发觉。一路打将过去，杀将过去，虽是好玩，就怕徐长老望风逃走，那便找他不着了。”

乔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也不用恭维我，一路打将过去，敌人越来越多，咱俩终究免不了送命……”阿朱道：“要说有什么凶险，倒不见得。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的都望风而遁，可就难办了。”乔峰道：“依你说有什么法子？咱们白天歇店、黑夜赶道如何？”

阿朱微笑道：“要他们认不出，那就容易不过。只是名满天下的乔大侠，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装？”说到头来，还是“易容改装”四字。

乔峰笑道：“我不是汉人，这汉人的衣衫，本就不想穿了。但如穿上契丹人衣衫，在中原却是寸步难行。阿朱，你说我扮作什么人的好？”

阿朱道：“你身材魁梧，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，最好改装成一个形貌寻常、身上没丝毫特异之处的江湖豪士。这种人在道上

一天能撞见几百个，那就谁也不会来向你多瞧一眼。”

乔峰拍腿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喝完了酒，咱们便来改扮吧。”

他二十斤酒一喝完，阿朱当即动手，面粉、浆糊、墨胶，各种各样物事一凑合，乔峰脸上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一一隐没。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胡子，乔峰一照镜子，连自己也不认得了。阿朱跟着自己改装，扮成个中年汉子。

阿朱笑道：“你外貌是全然变了，但一说话，一喝酒，人家便知道是你。”乔峰点头道：“嗯，话要少说，酒须少喝。”

这一路南行，他果然极少开口说话，每餐饮酒，也不过两三斤，稍具意思而已。

这一日来到晋南三甲镇，两人正在一家小面店中吃面，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。一个道：“徐长老可死得真惨，前胸后背，肋骨尽断，一定又是乔峰那恶贼下的毒手。”乔峰一惊，心道：“徐长老死了？”和阿朱对望了一眼。

只听得另一名乞丐道：“后天在河南卫辉开吊，帮中长老、弟兄们都去祭奠，总得商量个擒拿乔峰的法子才是。”头一个乞丐说了几句帮中的暗语，乔峰自是明白其意，他说乔峰来势厉害，不可随便说话，莫要被他的手下人听去了。

乔峰和阿朱吃完面后离了三甲镇，到得郊外。乔峰道：“咱们该去卫辉瞧瞧，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端倪。”阿朱道：“是啊，卫辉是定要去。乔大爷，去吊祭徐长老的人，大都是你的旧部，你的言语举止之中，可别露出马脚来。”乔峰点头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当下折而东行，往卫辉而去。

第三天来到卫辉，进得城来，只见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。有的在酒楼中据案大嚼，有的在小巷中宰猪屠狗，有的随街乞讨，强索硬要。乔峰心中难受，眼见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，无复当年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兴旺气象，如此过不多时，势将为世人所轻。虽说丐帮与他已经是敌非友，然自己多年心血废于一旦，总觉可惜。

只听几名丐帮弟子说了几句帮中切口，便知徐长老的灵位设于城西一座废园之中。乔峰和阿朱买了些香烛纸钱、猪头三牲，随着旁人来到废园，在徐长老灵位前磕头。

但见徐长老的灵牌上涂满了鲜血，那是丐帮的规矩，意思说死者是为人所害，本帮帮众须得为他报仇雪恨。灵堂中人人痛骂乔峰，却不知他便在身旁。乔峰见身周尽是帮中首脑人物，生怕给人瞧出破绽。不愿多耽，当即辞出，和阿朱并肩而行，寻思：“徐长老既死，这世上知道带头大哥之人可就少了一个。”

忽然间小巷尽头处人影一闪，是个身形高大的女子。乔峰眼快，认出正是谭婆，心道：“妙极，她定是为祭奠徐长老而来，我正要找她。”只见跟着又是一人闪了过去，也是轻功极佳，却是赵钱孙。

乔峰一怔：“这两人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古怪？”他知这两人本是师兄妹，情冤牵缠，至今未解，心想：“二人都已六七十岁年纪，难道还在干什么幽会偷情之事？”本来不喜多管闲事，但想赵钱孙知道“带头大哥”是谁，谭公、谭婆夫妇也多半知晓，若能抓到他们一些把柄，便可乘机逼迫他们吐露真相，当下在阿朱耳边道：“你在客店中等我。”阿朱点了点头，乔峰立即向赵钱孙的去路追去。

赵钱孙尽拣隐僻处而行，东边墙角下一躲，西首屋檐下一缩，举止诡秘，出了东门。乔峰远远跟随，始终没给他发现，遥见他奔到浚河之旁，弯身钻入了一艘大木船中。乔峰提气疾行，几个起落，赶到船旁，轻轻跃上船蓬，将耳朵贴在蓬上倾听。

船舱之中，谭婆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师哥，你我都这大把年纪了，小时候的事情，悔之已晚，再提旧事，更有何用？”赵钱孙道：“我这一生是毁了。后悔也已来不及了。我约你出来非为别事，小娟，只求你再唱一唱从前那几首歌儿。”谭婆道：“唉，你这人总是痴得可笑。我当家的来到卫辉又见到你，已十分不快。他为人多疑，你还是少惹我的好。”赵钱孙道：“怕什么？咱师兄妹光明磊落，说说旧事，有何不可？”谭婆叹了口气，轻轻地道：“从前那些歌儿，从

前那些歌儿……”

赵钱孙听她意动，加意央求，说道：“小娟，今日咱俩相会，不知此后何日再得重逢，只怕我命不久长，你便再要唱歌给我听，我也是无福来听的了。”谭婆道：“师哥，你别这么说。你一定要听，我便轻声唱一首。”赵钱孙喜道：“好，多谢你，小娟，多谢你。”

谭婆曼声唱道：“当年郎从桥上过，妹在桥畔洗衣衫……”

只唱得两句，喀喇一声，舱门推开，闯进一条大汉。乔峰易容之后，赵钱孙和谭婆都已认他不出。他二人本来大吃一惊，眼见不是谭公，当即放心，喝问：“是谁？”

乔峰冷冷地瞧着他二人，说道：“一个轻荡无形，勾引有夫之妇，一个淫荡无耻，背夫私会情郎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谭婆和赵钱孙已同时出手，分从左右攻上。乔峰身形微侧，反手便拿谭婆手腕，跟着手肘撞出，后发先至，攻向赵钱孙的左肋。赵钱孙和谭婆都是武林高手，满拟一招之间便将敌人拾夺下来，万万料想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武功竟是高得出奇，只一招之间便即反守为攻。船舱中地方狭窄，施展不开手脚，乔峰却是大有大斗，小有小打，擒拿手和短打近攻的功夫，在不到一丈见方的船舱中使得灵动之极。斗到第七回合，赵钱孙腰间中指，谭婆一惊，出手稍慢，背心立即中掌，委顿在地。

乔峰冷冷地道：“你二位且在这里歇歇，卫辉城内废园之中，有不少英雄好汉，正在徐长老灵前拜祭，我去请他们来评一评这个道理。”

赵钱孙和谭婆大惊，强自运气，但穴道封闭，连小指头儿也动弹不了。二人年纪已老，早无情欲之念，在此约会，不过是说说往事，叙叙旧情，原无什么越礼之事。但其时是北宋年间，礼法之防人人看得极重，而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如犯了色戒，更为众所不齿。一男一女悄悄在这船中相会，却有谁肯信只不过是唱首曲子？说几句糊涂废话？众人赶来观看，以后如何做人？连谭公脸上，也是大无光彩了。

谭婆忙道：“这位英雄，我们并无得罪阁下之处，若能手下留情，我……我必有补报。”乔峰道：“补报是不用了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请你回答三个字。只须你照实说了，在下立即解开你二人穴道，拍手走路，今日之事，永不向旁人提起。”谭婆道：“只须老身知晓，自当奉告。”

乔峰道：“有人曾写信给丐帮汪帮主，说到乔峰之事，这写信之人，许多人叫他‘带头大哥’，此人是谁？”

谭婆踌躇不答，赵钱孙大声叫道：“小娟，说不得，千万说不得。”乔峰瞪视着他，问道：“你宁可身败名裂，也不说的了？”赵钱孙道：“老子一死而已。这位带头大哥于我有恩，老子决不能说他名字出来。”乔峰道：“害得小娟身败名裂，你也是不管的了？”赵钱孙道：“谭公要是知道了今日之事，我立即在他面前自刎，以死相谢，也就是了。”

乔峰向谭婆道：“那人于你未必有恩，你说了出来，大家平安无事，保全了谭公与你的脸面，更保全了你师哥的性命。”

谭婆听他以赵钱孙的性命相胁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道：“好，我跟你讲，那人是……”

赵钱孙急叫：“小娟，你千万不能说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这人多半是乔峰的手下，你一说出来，那位带头大哥的性命就危险了。”

乔峰道：“我便是乔峰，你们倘若不说，后患无穷。”

赵钱孙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怪不得这般好功夫。小娟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这是我惟一向你恳求之事，你说什么也得答允。”

谭婆心想他数十年来对自己眷恋爱护，情义深重，自己负他很多，他心中所求，从来不向自己明言。这次为了掩护恩人，不惜一死，自己决不能败坏他的义举，便道：“乔帮主，今日之事，行善在你，行恶也在你。我师兄妹俩问心无愧，天日可表。你想知道之事，恕我不能奉告。”她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，但言辞决绝，无论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。

赵钱孙喜道：“小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”

乔峰知道再逼已然无用，哼了一声，从谭婆头上拔下一根玉钗，跃出船舱，径回卫辉城中，打听谭公落脚的所在。他易容改装，无人识得。谭公、谭婆夫妇住在卫辉城内的“如归客店”，也不是隐秘之事，一问便知。

走进客店，只见谭公双手背负身后，在房中踱来踱去，神色极是焦躁。乔峰伸出手掌，掌心中正是谭婆的那根玉钗。

谭公自见赵钱孙如影随形地跟到卫辉，一直便郁闷不安。这会儿半日不见妻子，正自记挂，不知她到了何处，忽然见到妻子的玉钗，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是拙荆请你来的么？不知有何事见教？”说着伸手便去取那玉钗。乔峰由他将玉钗取去，说道：“尊夫人已为人所擒，危在顷刻。”谭公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拙荆武功了得，怎能轻易为人所擒？”乔峰道：“是乔峰。”

谭公只听到“是乔峰”三字，便无半分疑惑，却更加焦虑记挂，忙问：“乔峰，唉！是他，那就麻烦了，我……我内人，她在哪里？”乔峰道：“你要尊夫人生，很是容易，要她死，那也容易。”谭公性子沉稳，心中虽急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问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

乔峰道：“乔峰有一事请问谭公，你照实说了，即刻放归尊夫人，不敢损她一根毫发。阁下倘若不说，只好将她处死，将她的尸体，和赵钱孙的尸首同穴合葬。”

谭公听到最后一句，哪里还能忍耐，一声怒喝，发掌向乔峰脸上劈去。乔峰斜身略退，这一掌便落了空。谭公吃了一惊，心想我这一掌势如奔雷，非同小可，他居然行若无事的便避过了，当下右掌斜引，左掌横击而出。乔峰见房中地方狭窄，无可闪避，当即竖起右臂硬接。啪的一声，这一掌打上手臂，乔峰身形不晃，右臂翻过，压将下来，搁在谭公肩头。

霎时之间，谭公肩头犹如堆上了数千斤重的大石，立即运劲反挺，但肩头重压，如山如丘，只压得他脊骨喀喀喀响声不绝，几欲折断，除了曲膝跪下，更无别法。他出力强挺，说什么也不肯屈服，但

一口气没能吸进，双膝一软，噗的跪下。那实是身不由主，膝头关节既是软的，这般沉重的力道压将下来，不屈膝也是不成。

乔峰有意挫折他的傲气，压得他屈膝跪倒，臂上劲力仍是不减，更压得他曲背如弓，额头便要着地。谭公满脸通红，苦苦撑持，使出吃奶的力气与之抗拒，用力向上顶去。突然之间，乔峰手臂放开。谭公肩头重压遽去，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收势不及，登时跳了起来，一纵丈余，砰的一声，头顶重重撞上了横梁，险些儿将横梁也撞断了。

谭公从半空中落将下来，乔峰不等他双足着地，伸出右手，一把抓住他胸口。乔峰手臂极长，谭公却身材矮小，不论拳打脚踢，都碰不到对方身子。何况他双足凌空，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来。谭公一急之下，登时省悟，喝道：“你便是乔峰！”

乔峰道：“自然是我！”

谭公怒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他妈的，为什么要牵扯上赵钱孙这小子？”他最气恼的是，乔峰居然说将谭婆杀了之后，要将她尸首和赵钱孙合葬。

乔峰道：“你老婆要牵扯上他，跟我有什么相干？你想不想知道谭婆此刻身在何处？想不想知道她和谁在一起说情话，唱情歌？”谭公一听，自即料到妻子是和赵钱孙在一起了，忍不住急欲去看个究竟，便道：“她在哪里？请你带我去。”乔峰冷笑道：“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我为什么要带你去？”

谭公记起他先前的说话，问道：“你说有事问我，要问什么？”

乔峰道：“那日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，徐长老携来一信，乃是写给丐帮前任帮主汪剑通的。这信是何人所写？”

谭公手足微微一抖，这时他兀自被乔峰提着，身子凌空，乔峰只须掌心内力一吐，立时便送了他的性命。但他竟是凛然不惧，说道：“此人是你的杀父大仇，我决计不能泄露他的姓名，否则你去找他报仇，岂不是我害了他性命。”乔峰道：“你若不说，你自己性命先就送了。”谭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当谭某是何等样人？我岂能贪生

怕死，出卖朋友？”

乔峰听他顾全义气，心下倒也颇为佩服，倘若换作别事，早就不再向他逼问，但父母之仇，岂同寻常，便道：“你不爱惜自己性命，连妻子的性命也不爱惜？谭公谭婆声名扫地，贻羞天下，难道你也不怕？”

武林中人最爱惜的便是声名，重名贱躯，乃是江湖上好汉的常情。谭公听了这两句话，说道：“谭某坐得稳，立得正，生平不做半件对不起朋友之事，怎说得上‘声名扫地，贻羞天下’八个字？”

乔峰森然道：“谭婆可未必坐得稳，立得正，赵钱孙可未必不做对不起朋友之事。”

霎时之间，谭公满脸涨得通红，随即又转为铁青，横眉怒目，狠狠瞪视。

乔峰手一松，将他放下地来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谭公一言不发地跟随其后，两人一前一后的出了卫辉城。路上不少江湖好汉识得谭公，恭恭敬敬地让路行礼。谭公只哼的一声，便走了过去。不多时，两人已到了那艘大木船旁。

乔峰身形一晃，上了船头，向舱内一指，道：“你自己来看吧！”

谭公跟着上了船头，向船舱内看去时，只见妻子和赵钱孙相偎相倚，挤在船舱一角。谭公怒不可遏，发掌猛力向赵钱孙脑袋击去。砰的一声，赵钱孙身子一动，既不还手，亦不闪避。谭公的手掌和他头顶相触，便已察觉不对，伸手忙去摸妻子的脸颊，着手冰冷，原来谭婆已死去多时。谭公全身发颤，不肯死心，再伸手去探她的鼻息，却哪里还有呼吸？他呆了一呆，一摸赵钱孙的额头，也是着手冰冷。谭公悲愤无已，回过身来，狠狠瞪视乔峰，眼光中如要喷出火来。

乔峰见谭婆和赵钱孙忽然间一齐死于非命，也是诧异之极。他离船进城之时，只不过点了二人的穴道，怎么两个高手竟尔会突然身死？他提起赵钱孙的尸身，粗粗一看，身上并无兵刃之伤，也无血渍；拉着他胸口衣衫，嗤的一声，扯了下来，只见他胸口一大块

瘀黑，显然是中了重手掌力，更奇的是，这下重手竟极像是出于自己之手。

谭公抱着谭婆，背转身子，解开她衣衫看她胸口伤痕，便和赵钱孙所受之伤一模一样。谭公欲哭无泪，低声向乔峰道：“你人面兽心，这般狠毒！”

乔峰心下惊愕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想：“是谁使重手打死了谭婆和赵钱孙？这下手之人功力深厚，大非寻常，难道又是我的老对头到了？可是他怎知这二人在此船中？”

谭公伤心爱妻惨死，劲运双臂，奋力向乔峰击去。乔峰向旁一让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大响，谭公的掌力将船篷打塌了半边。乔峰右手穿出，搭上他肩头，说道：“谭公，你夫人决不是我杀的，你信不信？”谭公道：“不是你还有谁？”乔峰道：“你此刻命悬我手，乔某若要杀你，易如反掌，我骗你有什么用处？”谭公道：“你只不过想查知杀父之仇是谁。谭某武功虽不如你，焉能受你之愚？”乔峰道：“好，你将我杀父之仇的姓名说了出来，我一力承担，替你报这杀妻大仇。”

谭公惨然狂笑，连运三次劲，想要挣脱对方掌握，但乔峰一只手掌轻轻搭在他的肩头，随劲变化，谭公挣扎的力道大，对方手掌上的力道相应而大，始终无法挣扎得脱。谭公将心一横，将舌头伸到双齿之间，用力一咬，咬断舌头，满口鲜血向乔峰狂喷过来。乔峰急忙侧身闪避。谭公奔将过去，猛力一脚，将赵钱孙的尸身踢开，双手抱住了谭婆的尸身，头颈一软，气绝而死。

乔峰见到这等惨状，心下也自恻然，颇为抱憾，谭氏夫妇和赵钱孙虽非他亲手所杀，但终究是为他而死。若要毁尸灭迹，只须伸足一顿，在船板上踩出一洞，那船自会沉入江底。但想：“我掩藏了三具尸体，反显得做贼心虚。”当下出得船舱，回上岸去，想在岸边寻找什么足迹线索，却全无踪迹可寻。

他匆匆回到客店。阿朱一直在门口张望，见他无恙归来，极是欢喜，但见他神色不定，情知追踪赵钱孙和谭婆无甚结果，低声问

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乔峰道：“都死了！”阿朱微微一惊，道：“谭婆和赵钱孙？”乔峰道：“还有谭公，一共三个。”

阿朱只道是他杀的，心中虽觉不安，却也不便出责备之言，说道：“赵钱孙是害死你父亲的帮凶，杀了也……也没什么。”

乔峰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我杀的。”阿朱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是你杀的就好。我本来想，谭公、谭婆并没怎么得罪你，可以饶了。却不知是谁杀的？”

乔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他屈指数了数，说道：“知道那元凶巨恶姓名的，世上就只剩下三人了。咱们做事可得赶快，别给敌人老是抢在头里，咱们始终落了下风。”

阿朱道：“不错。那马夫人恨你入骨，无论如何是不肯讲的。何况逼问一个寡妇，也非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。智光和尚的庙远在江南。咱们便赶去山东泰安单家吧！”

乔峰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怜惜之色，道：“阿朱，这几天累得你苦了。”阿朱大声叫道：“店家，店家，快结帐。”乔峰奇道：“明早结帐不迟。”阿朱道：“不，今晚连夜赶路，别让敌人步步争先。”乔峰心中感激，点了点头。

暮色苍茫中出得卫辉城来，道上已听人传得沸沸扬扬，契丹恶魔乔峰如何忽下毒手，害死了谭公夫妇和赵钱孙。这些人说话之时，东张西望，惟恐乔峰随时会在身旁出现。殊不知乔峰当真便在身旁，若要出手伤人，这些人也真是无可躲避。

两人一路上更换坐骑，日夜不停地疾向东行。赶得两日路，阿朱虽绝口不说一个“累”字，但睡眼惺忪地骑在马上，几次险些摔下马背来。乔峰见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于是弃马换车。两人在大车中睡上三四个时辰，一等睡足，又弃车乘马，绝尘奔驰。如此日夜不停地赶路，阿朱欢欢喜喜地道：“这一次无论如何得赶在那大恶人的先头。”她和乔峰均不知对头是谁，提起那人时，总是以“大恶人”相称。

乔峰心中却隐隐担忧。总觉这“大恶人”每一步都始终占了先

招，此人武功当不在自己之下，机智谋略更是远胜，何况自己直至此刻，瞧出来眼前始终迷雾一团，但自己一切所作所为，对方却显然清清楚楚。一生之中，从未遇到过这般厉害的对手。只是敌人愈强，他气概愈豪，却也丝毫无惧怕之意。

铁面判官单正世居山东泰安大东门外，泰安境内，人人皆知。乔峰和阿朱来到泰安时已是傍晚，问明单家所在，当即穿城而过。出得大东门来，行不到一里，只见浓烟冲天，什么地方失了火，跟着锣鼓当当响起，远远听得人叫道：“走了水啦！走了水啦！快救火。”

乔峰也不以为意，纵马奔驰，越奔越近失火之处。只听得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快救火啊，快救火啊，是铁面单家！”

乔峰和阿朱吃了一惊，一齐勒马，两人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难道又给大恶人抢到了先招？”阿朱安慰道：“单正武艺高强，屋子烧了，决不会连人也烧在内。”

乔峰摇了摇头。他自从杀了单氏二虎之后，和单家结仇极深，这番来到泰安，虽无杀人之意，但想单正和他的子侄门人决计放自己不过，原是预拟来大战一场。不料未到庄前，对方已遭灾殃，心中不由得惻然生悯。

渐渐驰近单家庄，只觉热气炙人，红焰乱舞，好一场大火。

这时四下里的乡民已群来救火，提水的提水，泼沙的泼沙。幸好单家庄四周掘有深壕，附近又无人居住，火灾不致蔓延。

乔峰和阿朱驰到灾场之旁，下马观看。只听一名汉子叹道：“单老爷这样的好人，在地方上济贫救灾，几十年来积下多少功德，怎么屋子烧了不说，全家三十余口，竟一个也没能逃出来？”另一人道：“那定是仇家放的火，堵住了门不让人逃走。否则的话，单家连五岁小孩子也会武功，岂有逃不出来之理？”先一人道：“听说单大爷、单二爷、单五爷在河南给一个叫什么乔峰的恶人害了，这次来放火的，莫非又是这个大恶人？”

阿朱和乔峰说话中提到那对头时，称之为“大恶人”，这时听那

两个乡人也口称“大恶人”，不禁互瞧了一眼。

那年纪较轻的人道：“那自然是乔峰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放低了声音，说道：“他定是率领了大批手下闯进庄去，将单家杀得鸡犬不留。唉，老天爷真没眼睛。”那年纪大的人道：“这乔峰作恶多端，将来定比单家几位爷们死得惨过百倍。”

阿朱听他诅咒乔峰，心中着恼，伸手在马颈旁一拍，那马吃惊，左足弹出，正好踢在那人臀上。那人“啊”的一声，身子矮了下去。阿朱道：“你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些什么？”那人给马蹄踢了一脚，想起“大恶人”乔峰属下人手众多，吓得一声也不敢吭，急急走了。

乔峰微微一笑，但笑容之中，带着三分凄苦的神色，和阿朱走到火场的另一边去。听得众人纷纷谈论，说话一般无异，都说单家男女老幼三十余口，竟没一个能逃出来。乔峰闻到一阵阵焚烧尸体的臭气，从火场中不断冲出来，知道各人所言非虚，单正全家男女老幼，确是尽数葬身在火窟之中了。

阿朱低声道：“这大恶人当真辣手，将单正父子害死，也就罢了，何以要杀他全家？更何必连屋子也烧去了？”乔峰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叫做斩草除根。倘若换作了我，也得烧屋。”阿朱一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乔峰道：“那一晚在杏子林中，单正曾说过几句话，你想必也听到了。他说：‘我家中藏得有这位带头大哥的几封信，拿了这封信去一对笔迹，果是真迹。’”阿朱叹道：“是了，他就算杀了单正，怕你来到单家庄中，找到了那几封书信，还是能知道这人的姓名。一把火将单家庄烧成了白地，那就什么书信也没有了。”

这时救火的人愈聚愈多，但火势正烈，一桶桶水泼到火上，霎时之间化作了白气，却那里遏得住火头？一阵阵火焰和热气喷将出来，只冲得各人不住后退。众人一面叹息，一面大骂乔峰。乡下人口中的污言秽语，自是难听之极了。

阿朱生怕乔峰听了这些无理辱骂，大怒之下竟尔大开杀戒，这些乡下人可就惨了。偷眼向他瞧去，只见他脸上神色奇怪，似是伤心，又似懊悔，但更多的还是怜悯，好似觉得这些乡下人愚蠢之至，

不值一杀。只听他叹了口气，黯黯道：“去天台山吧！”

他提到天台山，那确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智光大师当年虽曾参与杀害他父母这一役，但后来智光大发愿心，远赴异域，采集树皮，医治浙闽两广一带百姓的瘴气疟病，活人无数，自己却也因此而身染重病，痊愈后武功全失。这等济世救人的行径，江湖上无人不敬，提起智光大师来，谁都称之为“万家生佛”，乔峰若非万不得已，决计不肯去和他为难。

两人离了泰安，取道南行。这一次乔峰却不拼命赶路了，心想自己好整以暇，说不定还可保得智光大师的性命。若是和先前一般的兼程而行，到得天台山，多半又是见到智光大师的尸体，说不定连他所居的禅寺也给烧成了白地。何况智光行踪无定，云游四方，未必定是在天台山的寺院之中。

天台山在浙东。两人自泰安一路向南，这一次缓缓行来，恰似游山玩水一般。乔峰和阿朱谈论江湖上的奇事轶闻，若非心事重重，实足游目畅怀。

这一日来到镇江，两人上得金山寺去，纵览江景。乔峰瞧着浩浩江水，不尽向东，猛地里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那个‘带头大哥’和‘大恶人’，说不定便是一人。”阿朱击掌道：“是啊，怎地咱们一直没想到此事？”乔峰道：“当然也或者是两个人，但这两人定然关系异常密切，否则那大恶人决不至于千方百计，要掩饰那带头大哥的身份。但那‘带头大哥’既连汪帮主这等人也甘愿追随其后，自是非同小可的人物。那‘大恶人’却又如此了得。世上难道有这么两个高人，我竟连一个也不知道？以此推想，这两人多半便是一人。只要杀了那‘大恶人’，便是报了我杀父杀母的大仇。”

阿朱点头称是，又道：“乔大爷，那晚在杏子林中，那些人述说当年旧事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不禁有些发颤。

乔峰接口道：“只怕那大恶人便是在杏子林中？”阿朱颤然道：“是啊。那铁面判官单正说道，他家中藏有带头大哥的书信，这番

话是在杏子林中说的。他全家被烧成了白地……唉，我想起那件事来，心中很怕。”她身子微微发抖，震在乔峰的身侧。

乔峰道：“此人心狠手辣，世所罕有。赵钱孙宁可身败名裂，不肯吐露他的真相，单正又和他交好，这人居然能对他二人下此毒手。那晚杏子林中，又有什么如此厉害的人物？”沉吟半晌，又道：“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奇怪。”阿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乔峰望着江中的帆船，说道：“这大恶人聪明机谋，处处在我之上，说到武功，似乎也不弱于我。他要取我性命，只怕也不如何为难。他又何必这般怕我得知我仇人是谁？”

阿朱道：“乔大爷，你这可太谦了。那大恶人纵然了得，其实心中怕得你要命。我猜他这些日子中心惊胆战，生怕你得知他的真相，去找他报仇。否则的话，他也不必害死乔家二老，害死玄苦大师，又害死赵钱孙、谭婆和铁面判官一家了。”

乔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”向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他既不敢来害我，自也不敢走近你身边。你不用害怕。”过了半晌，叹道：“这人当真工于心计。乔某枉称英雄，却给人玩弄于掌股之上，竟无还手之力。”

过长江后，不一日又过钱塘江，来到天台县城。乔峰和阿朱在客店中歇了一宿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正要向店伴打听入天台山的路程，店中掌柜匆匆进来，说道：“乔大爷，天台山止观禅寺有一位师父前来拜见。”

乔峰吃了一惊。他住宿客店之时，曾随口说姓关，便问：“你干吗叫我乔大爷？”那掌柜道：“止观寺的师父说了乔大爷的形貌，一点不错。”乔峰和阿朱对瞧一眼，均颇惊异，他二人早已易容改装，而且与在山东泰安时又颇不同，居然一到天台，便给人认了出来。乔峰道：“好，请他进来相见。”

掌柜的转身出去，不久带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矮胖僧人进来。那僧人合什向乔峰为礼，说道：“家师上智下光，命小僧朴者邀请乔大爷、阮姑娘赴敝寺随喜。”乔峰听他连阿朱姓阮也知道，更是詫